

【浮世绘】

稻田边的咖啡馆

【有所思】

火车上的偶遇

□高绪丽

生活在北方沿海的人会很明了，早春的风常常携着寒冬留下的凛冽，给刚刚升上来的地温来个措手不及。墙边杏树上突然崭露的星点梅红会庆幸它见证了早春的一路隐忍与一路惊喜，我也常常会在乍暖还寒的时节，反复安抚为即将绚烂上场的春花而变得热烈的心。

我想起火车上的那次偶遇。那天，我独自坐上西去的列车，在卧铺车厢里，那个有着浓密胡子的中年男人隔着一张小桌子坐在我的对面，他小心翼翼从床铺下面的麻布提包里掏出一碗泡面。“扑哧”，是他手撕泡面外包装袋的声音。

我用眼角的余光偷偷打量他的一举一动。他离开座位去取热水，我开始盯着窗外不断更替的房舍与田野发呆。这里距离我的居住地已经有上百公里远，眼前的这些房舍与田野，我不曾见过，但在我看来毫无违和之感，只因我往过类似的房舍，也在类似的返青麦田里与风一起奔跑过。此时，我把它们看作远方的朋友。

中年男人捧着冒热气的泡面回来了。他把泡面放到小桌子上，全然不顾我正把手搭在小桌上，眼睛望向窗外。

不知是泡面的热气给我的眼镜片哈上了气，还是我的眼睛已经湿润，我看向中年男人的时候，他把大手往膝盖处使劲揉搓几下后，低下身子在床铺下面的麻布袋子里翻找，这回拿出来的是煎饼和一瓶肉酱，看着像是自家做的。他把瓶盖打开，我闻到了很浓的黄豆酱香味，喉咙不自觉吞咽了一下。那是一种久违的香味。曾经每次假期结束返校的时候，母亲也会特意为我做一瓶肉末豆酱带在身边。

我不想让他看到我的失态，把脸再次转向窗外。此时，天已经暗了，玻璃窗上映出的身影是模糊和陌生的。想想这个时节，远在千里之外的家里，围着围裙的母亲正在灶台前翻炒黄豆，豆秸在锅底“噼里啪啦”燃着，锅里的黄豆也“噼里啪啦”爆响，开始是很浓的豆腥味，慢慢地，豆腥味敛去，变得浓香起来，二月二独有的炒豆子就成了。只有在老家燃着柴草的锅里炒，才有那种独有的香味。

或许是见我始终一言不发，对面那个男人把装煎饼的袋子往我这里送了送，“要尝尝吗？是我娘亲手做的，不是外面买的那种。”男人问这话时，眼神里大大方方，给人一种很亮堂的感觉。

我问：“不是应该有大葱吗？”我的意思是，煎饼卷大葱，书上不都是这么写的吗？没想到男人立马像一个犯了错的小学生，他用

手指指上铺，小声说：“在包里呢！我来时说不带，怕到了车厢里味道大，我娘偏要给我带上。”说着，他把那个麻布口袋的口特意开大一些，让我可以看到里面用薄塑料袋装着的青白大葱。

我抿嘴笑笑，心里却有个声音跃跃欲试。应该是看出来我心里所想，他把煎饼又往我这里送，甚至推到了小桌子的这一边，“尝尝看，味道很好的。”“那我不客气了。”说完，我从最上面揭起一张薄薄的煎饼，一股浓郁的粮食香味立马进入我的鼻腔。指指他包里的大葱，我问：“可以吗？”他笑了：“你不介意就好。”他把大葱放到小桌上，本就窄小的桌子这下变得更加局促了。

煎饼是用小米面烙的，咬一口，地道的粮食混着浓烈的大葱味，夹杂着黄豆酱的香味，在胃里很快占据上风。食欲打开了，语言功能也仿佛受到了某种召唤，开始滔滔不绝。一来一往的交谈过程中，我很快得知他跟我是一去同一个城市，不过，他是回乡，而我是奔赴。

其实，他已经在外省站稳了脚跟，父母也都被他接到了身边，老家的亲戚大多在外地打工，照理说他可以不回来。但他说，人跟被风筝线牵扯着一般，哪怕就是回来看看，站在熟悉的土地上，仰头望望这片天空，呼吸呼吸熟悉的泥土气息，整个人就像重新活了过来。

他说：“好啦，其实说这些你也不会懂，看样子你都没有离开过家。”说完，从他的眼睛里忽然洒出来一些液体。

我收起嘴角的微笑。他又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是被大葱呛着了。

我们都不再言语，车厢里很快安静下来。

快要接近终点城市了，睡在对面铺上的男人依旧鼾声如雷，我有些羡慕这个在梦里可以早点回到家乡的人了。

列车到站已经是第二天清晨，一轮橘黄色的太阳正从朝霞怀抱里慢慢升起。想想我之前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这么早的太阳，而来到这个陌生城市的第一天，迎接我的竟然是这么美好的瞬间。我起身，用手拍拍衣服上看不见的灰尘，整个人一下子轻松起来。

出站台前，我与那个男人挥手道别。来到这座城市以后，我才发现这里已经被春天提前眷顾，护城河边的柳树早已冒出新绿，人们换上明亮轻快的春装，在春天里穿行。

原来，我从家乡来到这里，是离春天又近了一些啊！

（作者为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烟台作协会员）

□李晓

一架无人机盘旋在悬崖村的上空，发出“嗡嗡”如电波一样的声音，也如成群的蜜蜂集体振翅时发出的合鸣。

无人机之下，是这个季节如期而来的油菜花，它们正盛大而纵情地开放，在大地之上排成金黄色方阵，同时接受着数万只蜜蜂的检阅。遨游在花海之上的蜜蜂们，在吮食花粉后，带着圆滚滚的肚子又飞进蜂巢中，负责在蜂巢里酿蜜的蜜蜂，已在那里等候许久。

遥控无人机的一个40岁出头的男人，我叫他“小严”，他想用无人机拍摄一部关于春天的影片。这里海拔1200多米，夏天，风里带着深山泉水一样的清冽凉爽，前来避暑的人流，让平时寂静的乡野大地烟火升腾。

前年立秋过后，悬崖村的1600亩稻子熟的时候，一个皎皎明月之夜，月光的清辉沐浴着稻子，悬崖村的宋大爷从稻苗上掐了几粒稻子送入嘴里一咬，清脆的“咯嘣”之声传来。他说：“熟了，熟了。”在这里，我看见一粒稻米的旅程，它在土地的母腹里经历了秧苗分蘖期、幼穗发育期、拔节孕穗期、抽穗开花期、灌浆结实期……秋收时节，经历三个季节风雨雷电的稻子隆重登场了，从稻田里漫过的谷香，溢满了整个悬崖村。

这片喂养着悬崖村人的稻田，开垦历史有180多年了。这是小严请专家根据稻田土壤里微生物的DNA计算出来的。小严大学学的是建筑专业，那年从广东回来后，他回村开发建设避暑房。钱包鼓起来后，他的心也变得更大。有一天，他对我倾诉心事：“哥啊，我想实实在在地为村里做点事情。”我说，小严，做你想做的事情就行，前提是你开心快乐。

小严对村里的老民房很感兴趣。一栋老房子里，往往储藏着一家人的命运流转。小严为村子里那些带着乡人体温的老房子建了一份图文并茂的完整档案：房屋建筑时间、坐落位置、面积、目前情况、主人联系方式……小严通过发布朋友圈、短视频，很快引来了一些投资人，他们把老房子整治改造，建起了几家乡间民宿，民宿里还经营最地道的土家乡菜，如蕨根粉炒腊肉、枞菌火锅、辣子鸡、悬崖合渣、酸渣肉……尤其是酸渣肉，这是悬崖村人在泡菜坛子里用土猪肉、糯米面加调料腌制而成的，每当炖、蒸酸渣肉的香味在村子里飘荡，游客们在风中细嗅肉香，蓦然就把这里当作了灵魂里的原乡。

悬崖村的老丁一家在外面打工，也早在城里买了房子。老丁家在稻田边还有几间烟熏火燎的老房子，那是土家吊脚楼，土墙裂缝中已露出了竹篾。小严找到老丁，开门见山地说：“丁叔，你家老房子荒着可惜了，让我把它发挥一下作用如何？”老丁果断地说：“行，你随便用。”紧接着又说：“你替我看好房子，今后我还要带上子孙后代回来看看，我得感谢你。”

看，我得感谢你。”

去年春天，小严把稻田边的老房子进行了匠心改造。墙体加固，里边添加了现浇的圈梁和构造柱，把原来的土墙外层刨开，重新抹上黄泥石灰，掺了稻草，玻璃窗户换上花格老木窗，屋顶土瓦一片一片揭下来重新铺过，将碎了的补上，一壁外墙请美院学生绘了金黄稻田的丰收景象。还在后院开了扇落地窗，正对着稻田，窗框像画框一样，把一整片绿，黄都框在里面，坐在屋里一眼望出去，稻子抽穗灌浆、弯腰俯身，都看得清清楚楚。房子四周栽上桃树、梨树、香樟树，墙上绿藤蔓蔓。一座充盈着老灵魂呼吸的老房子再度落地归来，连老丁一家从城里回来，也是惊叹不已。

小严在这栋老房子里开起了村里第一家咖啡馆，取名粮仓咖啡。这其实是大地的主旨——明、清时期，悬崖村的大米便通过迢迢茶马古道运送到京城。而这些年来，每年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悬崖村的村民们在稻田四周步道上舞狮庆祝，外地游客站在村里新建的高高阁楼上拍摄，丰收节的热烈景象刷爆了朋友圈。

暑期回村的大学生小方，成了咖啡馆的常客，也算是半个店员，小严管吃，小方帮忙做咖啡，招呼客人，剩下的时间全泡在稻田里拍照，什么构图，光影、叙事结构啊，村里人听了摇摇头，确实不太懂。

假期的一天，小方招呼在地里摘菜的妈妈：“妈，您快过来，儿子请您喝一杯咖啡。”从菜地里跌跌撞撞跑来的妈妈，裤脚上还沾着泥土，匍匐在庄稼地里劳作大半辈子的妈妈，喝下了她人生中的第一杯咖啡，是椰奶味的。妈妈喝一口咖啡，嘴角抽动，感觉微微有点酸涩，但笑脸很快绽放，她说：“儿子，谢谢你啊，以前在电视里看见过，不知道啥味儿，今天体验一回。”儿子上前，轻轻拥抱了妈妈。

还有村里的宋大爷，有一天他背着双手来到咖啡馆，小严请他喝一杯咖啡，大爷咂咂嘴，说：“哎呀，有些甜。”平时在家，宋大爷喜欢喝村子里自产的绿茶，有时他喝一口绿茶，再吃上一口泡菜坛子里的大蒜，清茶的香，配上泡过的大蒜的咸，感觉真带劲儿。但那天喝咖啡没有配着泡过的大蒜，小严递上一片绿豆糕，大爷吃了，又说：“真香，真香。”

去年稻子收获时节，我去了小严的咖啡馆。傍晚时分，我从一个叫石桶寨的山峰俯瞰，整片悬崖村的稻田都浸在琥珀色的暖光里，每一条田埂都是一道放射的炫目金线。那天晚上，稻田边的咖啡馆举办了一期本地大学生的小型艺术会，包括音乐、舞蹈、绘画、书法、读书分享。这稻田边的咖啡馆，让艺术的气息、泥土的气息、稻子的气息，如此完美而奇妙地交融在一起。

入夜，稻田睡了，咖啡馆也睡了。我在咖啡馆的屋顶上，望见满天星光，朝我奔来。

（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供职于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